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六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梁宣帝

帝諱瑩字理孫昭明太子統第三子普通中封曲江縣公中大
通中進封岳陽郡王領會稽太守歷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瑛
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中大同初除持節都督雍梁等
州西中郎將雍州刺史太清中拒命不受代尋稱藩于魏大寶
初魏立爲梁王于襄陽承制及元帝敗沒建號于江陵改元大
定在位八年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有集十卷

愍時賦

并序

于謹平梁之後閩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故地乃曰恨不用
尹德毅言曰致于是又見邑居殘毀于戈日尋恥威略不振常懷
憤懣乃著愍時賦曰見其意詞曰

嗟余命之殊薄

周書作并薄

實賦運之逢屯既殷憂而彌歲亦坎壈而

相鄰

周書作復坎壈曰相鄰

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反周書

作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

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伸豈妖沴之無已

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怯弱

周書作輕弱

本無志于爪牙謝兩章之

雄勇而二策之英華豈三石于鄂杜異五馬于琅邪直受性而好

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庶保靜而嚮邪何昊窮之不周書

作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為茂草赤縣遠于長蛇徒仰天而太

息空撫襟而咨嗟伊

周書作惟

古人之有懷尙或感于知己況華

周書作況

萼聯于霄極寵渥流于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

待罪于禹州歷三攷而見紀

周書作無紀

獲免戾于明時遂超隆于宗

子始解印于稽山即驅傳于襄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

既川嶽之形勢復龍躍之基址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

諸侯之攜貳遂留滯于楚川

周書作樊川

等句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

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歎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

忽值魏師入討于彼南荆既兵車之赫赫

周書兵車作車徒俄作遂

一鼓而

凌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耶伊社稷之不忘實有感于生

靈伊

周書作劓

吾人之固陋本

周書作邈

漂泊于流萍忽

周書作或

沈滯于茲土

復歲

周書作期

月而無成昔千乘之

周書作昔方千兩

畿甸今七里而盤縈

田邑而可賦闕丘井而求兵無河內之資峙同滎陽之未平夜騷

騷而擊析盡了了而揚旌烽連

周書作浚

雲而迴照馬伏櫪而悲鳴既

有懷于斯日亦焉得而云靈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于昔者驗往

記曰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非邑荒涼原野徒掄揚于宋玉空

嗟咨

周書作稱嗟

于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溼而悲賈余國家

周書作余

家之俟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于此屈豈年華之天假加已狗

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圍隸而為寇聚藏獲而成師窺臨津渚跋扈

江湘屢征肇于殷歲頻戰起于軒時有扈興于夏典采芑著于周詩方叔振于蠻貊伯禽捷于淮夷在述穢其能幾會斬馘而舉旗

彼積惡之必稔

豈天靈之可

周書欺

交川路之云擁理悵悵而未

怡

周書蕭齊傳文苑英華一百二十九

遊七山寺賦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開曠而清華地幽棲而特挺窮浙右之標絕極宇中之勝境承興序而陟涉嘯然桓而騰騁盡登臨之雅致悅諠譁之暫屏因茲連鑣結駟並幔方舟萬騎齊列千櫟爭浮皆東南之俊異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攜儔巷無服馬路寡遺軌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遨遊爾乃傍林橫出輕舸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緣越地之昔路望塗山而斜繞逕南湖而迴渡連天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汎漾而瞻望或陵峯而一顧于是歷樂林而南上升法華而望西有嵒嵒之奔澗復登臺之

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底而無泥、途嶮峭而巉絕、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低、霧昏昏而漫漫、風颼颼而淒淒、瞻洪川其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于茲地、會諸侯而赴禧、想疏柯之茂葉、憶大骨之昏迷、傳盛美于斯岳、播遺範于氓黎、既邁瞰往賢之舊跡、美高尚之餘風、踐遠草之蕪沒、撥蓊蒨之彌蒙、名岳幾而峙立、峻谷杳而虛沖、春林漂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既連綿而相接、兼隱軫而無窮、信英奇之攸止、實翔集之所崇、俯高巒而建剎、亦帶壠而成宮、神靈更其盼鑒、仙聖互其交通、嚴雰霏而起霧、樹布護而抽叢、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扉之赫奕、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閭之講堂、既爽塏之禪宇、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爲室、繞紆岳而修牆、夕雲生于廕廡、朝日照于簷梁、諒陟曲而成麗、蓋照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宛轉、響松磬之鏘鏘、構造精密、華麗無方、清

流四繞吐瀾悠長遷迥闌闊峻絕堦隍水碓侔于金谷飛樓侔于建章其徒眾則乍遊乍處或賢哉聖並有志于頭陀俱勦心于苦行競假寐而誦習成夙興而虔敬識苦空之迅流惜朝陰之奔競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閒蕪而修八正或燒體而爲功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之氤氲或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問居而坐聽禪眾疑于漆木智士同于懸鏡既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寺既憑山而構造山亦因寺而有七蓋靈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龍劍之遺溪遊鹿機之餘術謝鳳來而容與鄭風反而蕭颺既清澗之漣漪亦飛流之涌溢奇樹蔚而成林珍果榮而非一植山海之雙榴種丹盧之兩橋梅花皎而倡霜黃柑壯其如日或晔晔而夏開也離離而冬實山多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琤石出其陰神簣茁茁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歲之豐儉觀玄白而皆誌刻石記于羸德披圖悟于禹心懸崖百仞擢榦千尋岩巖

今聞達、嶮峻、今嶽、嶽、樹修聳而巖峻、泉流激而水深、仰瞻增其隱、
隱、側眺觀其沈沈、眇然、今無際、邈爾、今無邊、遠山崔嵬而間出、近
樹龍嵒而相牽、巖將頽而未墜、峯入漢而猶懸、望蟬聯而蔽日、視
嶽恍而連天、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飛泉、實逢巖而聚霧、乃觸
石而成煙、旣差巖而蔭映、亦巽亢而阡緜、旣遠控于江海、兼近接
于村田、反瞰城邑、傷眺市廛、稱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名川、至若
蓬萊遊于聖迹、巫岫表于神仙、衡陽聞于夏貢、嵩岳重于周篇、曾
何比麗、詎此同妍、復有標奇神井、萬載澄渟、汲之不竭、添之不盈、
雖頻撓而不濁、徒屢攪而終清、涉隆冬而溫煥、經酷暑而冷冷、異
成都之飛火、寧疏勒之表誠、匹醴泉之錫疾、同滴水之鑒形、亦有
孤潭道士、焦里夫人、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餐霞永日、靜坐千春、衡
無行跡、路產荆榛、旣勤劬而向道、亦蕭灑而忘塵、或逍遙而詠詠、
或擁膝而長吟、同董生之垂識、學梁子之明箴、將松喬而共侶、與

嚴衛而相親其林藪彌密羽族爭歸猿連臂而下飲鳥比翼而羣
飛鴻鵠集而相映白鵲晶而生輝拂霜毛之奕奕鼓素翮之霏霏
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坵虎懷仁而不害熊隱木而生肥巨象數
仞雄虵十圍麀鹿易附狎兔俱依同彭鏗之仙室異海鳥之知機
藥卉叢生消痾駐老地出長齡墟多壽考侶南山之溪谷匹井中
之埋寶送到五耆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雞腸雀頭燕草甘菊辛夷
苦參酸棗紫苑赤箭黃菁白蘂天門地骨肉芝石脂神農是嘗仙
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鹿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木棗楊桃
楊梅朱橘冬茂黃臚秋開楂梨並壯柿柰爭瓊枳椇列植而爲數
懸鉤觸草而徘徊林檎侔于萍實甘棠擬于帝臺紅梅蘼蕒車李
胡頹綠採冬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圓春就羣栽枇杷梨豆椎栗兼
該或炫炫之丹實或靡靡之青葚禦疾風而彌黯中嚴霜而不摧
既蓊鬱之梧桐亦檉欒之修竹篠簞亂其形類筋桂異其品族映

檐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繖、抽葉蔭于清泉、結根撥于幽谷、靈木之所自生、瑞鳥之所棲宿、實散賞之佳地、信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零、氣淒淒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秋蟬咽于南壠、塞鳥吟于北庭、蟋蟀哀嘶而遠聞、狐猿叫嘯而騰聲、鴻雁噥噥而夜響、鵲雞唼唼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滯情、咸有志于獨往、俱棲心于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可伸其遊臚、故孝先往而成真、慶緒經而離俗、愚怪石而爲枕、因滄浪而洗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于遐邇、屢徘徊于閭闔、頻畱連于名嶽、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蹟、欲抽簪而未從、聊寄美于斯曲、廣弘明集二十九上

園棋賦

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蜂起百塗、從橫萬制、或無厭而反失、或先靡而後濟、藝文類聚七十四

櫻桃賦

推櫻桃之爲桃先百果而含榮既離離而春就乍萋萋而冬迎異
羣龍之无首垂牢器之晚成鳥纔食而便墮雨蒨灑而皆零未觀
紅顏之實空有薦廟之名等橘柚于簪戶匹諸薦乎中庭異梧桐
之棲鳳愧綠竹之恆貞豈復論其美惡且簪幹乎前楹葉繁抽而
掩日枝長弱而風生且得蔽乎義赫實當暑之淒清

初學記
二十八

臨雍川下教

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眾賢則所聞白遠資鑒外物故
在囑致明是呂龐參恤民蓋訪言于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于掾
史王沈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于當年流芳塵于
後代吾呂陋識來收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掛枕對
案忘飢思納良謨呂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乎民不利于政長
吏貪殘成將悞弱關市恣其哀刻豪猾多所苞藏竝密呂名聞當

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賢，彌思啟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款意。周書蕭舉傳

連珠

常聞盈虛之道，雖修平而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錫。是曰謂地之厚，而東南缺，唯天爲大，而西北懸。

常聞山有藏玉，則卉草

文苑英華作草木

常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

曰漢儀重見，皇王之跡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藝文類聚五十七文

苑英華七百七十一

明帝

帝諱暕，字仁遠，宣帝子。自大定八年嗣位，改元天保。在位二十四年，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有集十卷。

臨終上隋文帝表

臣曰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尙主婚王每
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埽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痼
疾屬續在辰願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鳴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
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并
獻所服金裝劍隋書蕭
繇傳

後主

後主諱琮字溫文歸子初封東陽王尋立爲太子天保二十四
年嗣位明年改元廣運在位二年日陷開皇七年國廢拜柱國
封莒國公煬帝初拜內史令改封梁公大業三年坐賀若弼事
廢卒贈左光祿大夫有集七卷

與釋智顗書

遠欽高風未獲展侍憮然西顧日日易年承遊止玉泉創構坊宇
名僧雲會問道遠集山林佳勝有助禪悅卽事倏然風雲永歎涼

暑珍蟲續附承修神足今還敢申訊謁信驛有會方願祇承蕭琮

和南

釋藏起字四號
國清百錄四

甄玄成

玄成字敬平中山人自錄事參軍隨宣帝鎮襄陽轉中記室參
軍歷中書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定六年卒贈
侍中護軍將軍有集二十卷

車賦

鑄金磨玉之麗凝土剡木之奇體眾術而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
爾其車也名稱合于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曰庸之服周曰聚
焉之器制度不目陋移規矩不目飾異古今貴其同軌華夷獲其
兼利爾其利也天子曰郊祀田伐諸侯曰朝聘會盟庶人曰商農
工賈夷狄曰致蓄遷生爾其作也均輕重而攻材正陰陽而斲木
既中正而合剖亦面勢而審曲候離婁之督繩須公輪而削墨布

骸服之有定、施瓜牙之不忒、既涉用于牛馬、亦受名于羊鹿、爾其容也、侔蓋樹之獨立、侶高雲之出嶽、獨映水也、如舞鶴之對鏡、眾行陸也、若翔鴻之赴遠、聽長響之騾騾、望遙儀之婉婉、信有美兮、宜比興、徒欲貌兮、不能辨、及其駕也、堅珊瑚之駢、引絕羣之駭、既絲鞮之繫頭、亦銅鉤而瑩角、始向輓而龍轉、就入轅而獸躍、或軌軋而鳴鼻、或參差而動臑、咆哮縱轉、鬱快隕閣、見輪陰之翻亂、視帶影之飛泊、及其乘也、或方憂虐暑、炎氣歆烈、浮幟動目來風、輕紗飛而去熱、纖埃替而卽墜、煩氣衝而受歇、或固陰、沍寒、祁嚴、凜厲、覆帷下而前屏、重檐垂而後蔽、霜露侵而靡及、風飄激而不戾、或油雲雨霏、中遠半恢、宏宇宙而雷奔、杆抽割而去衍、被洪流染而自落、散水瀟而不霑、

初學記
二十五

沈重

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中大通中、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

元帝卽位、迎致江陵、江陵陷、留事宜帝、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周主宇文邕聘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還事明帝、拜散騎常侍、太常卿、至隋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有毛詩義疏二十八卷、周禮義疏四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樂律議一卷。

鍾律議

易曰三百六十策、當莽之日、此律厯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曰當一歲之日、律厯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曰爲一部、曰一部律數爲母、曰一中氣所有日爲子、曰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曰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五

音七聲于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亦曰次從曰攻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黃鍾終于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日下生自依行終于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日上生唯安運一律爲終不生其數皆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本目九三爲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卽各其律之長也修其部律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今略其名次云

隋書律曆志上

尹德毅

德毅天水人護軍將軍柱國正子襲爵新野縣侯仕宣帝至大將軍後目見疑賜死

說梁王簪

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目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目成大功今魏虜貪林罔顧弔民伐罪之義

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並爲軍實然此等賊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宜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寮隨即詮授段荷更生之惠就不忤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續堯復禹萬世一時暑刻之開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周書蕭瑀傳初江陵平瑀與尹德毅說瑒云云不從既而圍城長幼

王琳

西陽雜俎作韋琳

琳明帝時中書舍人

鮒表

西陽雜俎作鮒表

臣鮒言伏見除書曰臣爲糝蒸將軍油蒸校尉雁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臨憑鼎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走煙非有意于綺羅白鮪女兒豈期心于珠翠臣美愧夏鱸味慙冬鯉常恐鮪腹之譏懼貽體嚴之誅是已漱流河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宏曲蒙鈞拔遂得起昇綺席忝預玉盤爰厠玳筵猥煩象筋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名蕢動桂紆蘇佩綵輕飄纔動則樞架如雲濃汁膏停則蘭膏成列婉轉綠壘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瞻澤尤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鑄門奉表曰聞

詔答

省表是公卿池沼縉紳披渠俊乂穿蒲入藻肥滑系彰正膺茲選

無勞謝也

太平廣記

臣鯁言伏見除書曰臣爲粽熬將軍油熬校尉臈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漸冬鯁常懷鮐服之誚每懼鰓嚴之譏是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箸澤潭紫脯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櫟輕瓢纔動則樞盤加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壺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陞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曰聞

詔荅曰省表具知卿池沼摺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西陽雜俎作韋鼎鯁表少廣記囑語

列女

劉令嫺

令嫺彭城人祕書監孝綽第三妹這僕射徐勉子晉安太守惟
有集三卷

祭夫文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于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咸禮智
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瀾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
高洛下含潘度陸超鍾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
夫君外治徒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
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電碎春紅霜彫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
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
調菹楸素俎空乾翼觴徒溢昔奉齊劑異于今日從軍暫別且思
樓中薄游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永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
同

蘇文類聚
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八終

全梁文卷六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

奏敬貴嬪禮

禮母曰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曰。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曰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曰理曰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曰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曰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于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曰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闈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

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闕外之事賀及問訊賤什所由官報
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榮
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
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于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
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太業禮同儲君實爲舊典
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
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算且儲妃作
配率由盛則己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梁書
高祖丁貴嬪傳天監元年八月爲貴嬪及
昭明太子定位有司奏又畧見南史十二
奏請郊祭用俎

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已稱其德則知郊祭爲俎理不應染又藉
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旣用俎則知郊有俎義隋書禮儀
志一天監
十一年八座奏
于是改用素俎

奏停南北二郊坎位

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圓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于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兩師等座。悉停爲坎。

隋書禮儀志一天
監十一年八座奏

奏定雜號將軍

天監七年，改定將軍之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號將軍，更加刊正雜號之中，微有移異。

隋書百官志上大
通三年有司奏

奏岑之敬年例未應高第

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

陳書岑之敬傳年十六策擢高第御史奏

云云帝省其策曰何妨使我復
有顏閔邪案在中大通六年

齋日鼓吹議

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通典一百四十二天監
七年八座丞郎參議帝

從之

宗廟應省迎送樂議

漢禮樂志云太祖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
則奏肆夏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文齊則因宋案周禮尸出入奏
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曰樂降神周曰
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起先聲樂乃灌地周尚文據地而主先灌
地乃擊樂曰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闕此唯靈宅主安于龕神
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陽而迎彌非降神之敬儒者云周
祀尸出入奏肆夏今無復尸卽曰迎神尸非神神非尸迴此迎神
失之曰遠宗廟則應省迎送樂通典一百四十七

參跪轍議

案禮跪轍事由燕坐屨不宜陳尊者之側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
跪清廟崇嚴既絕恆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跪轍隋書禮儀志六天監十一年何書參

可
議記

朱異贈官敕

昇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

梁書朱異傳舊尚書官不己爲贈及昇卒高祖惜之方議

贈事左右有善異者乃啟

爲王太尉僧辯荅貞陽侯書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荅馬嵩仁至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誡增用傾悚秦爲不道西都失守率土臣妾莫不驚惶喪君有君寶惟典禮繼世嗣祚明于通誥所召百辟羣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鄰國足下宗枝蕃戚德譽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隔匡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卽旣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損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北舟人奉迎麾駕無容進枉齊兵遠干江表仰冀弼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衿帶若舊京從命揚徐承旨又恐

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卽威懷容爲齊國之患而糧裹之宜更遲
動靜祇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仁并遣眞威將軍通直郎散
騎常侍馬瑱口宣諮述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文苑英華六百七
十七召爲徐陵作
舊校云陳書徐陵傳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遣陵隨還僧辨
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辯荅書恐非陵作後同案校語
甚確今改列于

閩名中後同
又爲王太尉荅貞陽侯書

僧辯頓首頓首曰席威卿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紙口恥交哀
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憤嗣主欽明睿哲齊聖廣
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梁祀者非此而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
官之詐德踰姬誦爾昭周旦之誠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
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邸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人竭其力爭
求效命輸心嗣主已報先帝之恩今荆陝淪覆正是江北數縣卽
東南藩翰萬里而遙主甲治兵艦舳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修

德綏民中興可待。孤子本已庸懦，加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不在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屬天步艱難，寄深憂積，方欲詢于髦傑，采之輿阜，同康時務，共贊皇猷。一彼車書，刷茲讎恥，然後守其侯服，歸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須白事，披奉來誨，承彼送還，今琬枝令岐播，越秦虜，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寧不副茲仄席，濟扶匡救。若斯言不渝，更聽後旨，便遣蠲舟弘舸，奉迎麾旛，但聞來朝，意在主盟。今江東所奉，彼屬披圖，未蒙朝意，鄭拒子忽，左史是之。漢背劉襄，班書稱允，況屬疏于蹠彌，不敢聞命，謀期通識，賜亮此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

代陳司空荅貞陽侯書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加循覽，已悲已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玄雀銜

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敎
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內興中國掘翦公室
鞭撻寓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靖國豈載齊車
已誓眾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略治流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纒
信宿而翦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峭凶
卽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窮吳不惠頻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
主上幽辱變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天下難曠晉
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狗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岳牧
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祀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爲元輔僕日
不敏預參末將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
股肱蕩刷讎讐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與地惟蔣邢昔
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敕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
子承制非爲之主家宰匡弼監俟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王

踐阼、曾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已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
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
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祖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已嘯、
前事不忘、可爲故實、藩維未殫、敢用多陳、遠降誨函、唯深哽佩、陳
某頓首頓首、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
爲徐陵作今改列闕名中

七召

假是先生負茲勁遠、狀羣飛之器侶、侶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
忘意、衝衝而不定、懸丹綠其無主、聞鐘鼓已失聽、至乃冬霰積庭、
室靡人聲、春花滿野、他無行者、園堵常閉、曲突無煙、同生芻之暫
有、共死灰之壹燃、篤論公子聞而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
所恥、命徒御已絡繹、將有事于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已追
風、乃踰汗漫、入蒙籠、至深潭之溟溟、有洞室之窮崇、居隱隣而出
沒、望嶽岑而下上、竹距石已斜通、水韻松已含響、地不寒而蕭瑟、

日無雲而瞻朗。于是整容投刺。屣履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增共集于鄙老。嗜同歸于美樂。今足下羣鳥獸。曰爲娛。處貧賤而不作。欲賓賓于孤介。乃貽譏于隕穫。至乃喀喀死于道邊。齎齎填乎溝壑。削松筆曰畫虎。鼓鉛刀而刻鶴。身旣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于帶索。豈知命于泥繩。何異走長衢。曰避影。煎流水曰求冰。今欲道足下曰衛生之祕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投口于寒植。同起尸于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爲之生已逼。無益之慮常勞。若見明于凝滯。幸求救于盲膏。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啟。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曰飛跨。九層鬱律。曰階梯。步三休而更迴。途中宿而方迷。雕牆屈曲。曰交牙。網戶周流。曰重積。旣陰沔而影響。亦叫嘯而迴易。沙板金鋪。紫柱玉鳥。焯煌燿絕。礪礪搏攸。圖雲霧之蔽藏。狀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綴恆響。

蟬蟬動而晝喧、熠熠飛而夜朗、既臨下已寥沈、亦憑高而泱泱、聞疾雷于階陛、弄犇星于帷幌、且曰曲堂、周曰洞房、北負連閣、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鐵檻相望、鸞飛蓮井、日照杏梁、陽鳥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崇壤、擬崑閭之巖岫、比滄溟之瀆濊、其中則有桂宮柏寢、吳臺栢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窮隆而仰漢、望蜺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春滿、摘甘實于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爲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笑于鄙家、且自安平容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膳虛掌、雞跖猩唇、鱸魚兩味、玄犀五肉、拾卵鳳巢、剖胎豹腹、三鬻甘口、七菹恆日、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梅椒魯豉、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糝蘇菰、曰芬芳、脯追復而不盡、犢魚稍割其無傷、龍羹流散、蜆醬先嘗、

繪溫湖之美蚶、切丙穴之嘉鮓、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蠶、白
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鉅野
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榛、柑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
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已除煩、亦咀牙而消疾、
于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印、玉機星稀、蘭英縹潤、旣夷志于坎壈、亦
懷忘于鄙悵、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予而共進、先生曰、不貴輸
食、盍甘醇酒、旣深悟于腐腸、豈自迷于爽口、

紫里字
文苑英
華作擅

公子曰、奈氏獨立、燕姁絕世、如短如長、不機不細、信耳目之妖冶、
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于宋里、經墮馬于梁
家、折纖腰已微步、里皓腕乎輕紗、臨池正傾、拂鏡看花、觀堵牆已
颯杳、傾城國已誼譁、墨欲歸而抽軫、惠將返而迴車、至迺鄕衛繁
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擊哀響則春臺之人、愉焉
而雪泣、起歡情則崩城之婦、嫣然而微笑、嶰谷調鳳之竹、龍門獨

鵲之柯、綠珠絳樹、宋獵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過、開洞房、日命賞、召才人而合宴、舉輕慢、已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珠象、簾展羅薦、聽促柱之方進、問廣聲之始轉、步想象、已頓足、腕蹁連而拂面、托斜視于遺簪、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反、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昇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踰駟之長檀、燭中幃而動爛、香山帳而微烟、願橫施、已自眠、脫斜領于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畱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開務隙、山火已煇、野霜初白、聊效殺于冬、秋乃從禽于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漂、汗揮雨起、渥洼流、蘋蘭池照血、躡飛影于未形、赴犇星于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誼而振地、丞徒駭而聒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且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及三面、大號驤螭、鷹名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迴

超危衝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岡澗電舉陵陸鳥不及
飛獸不遑伏既前轡而後赴亦左排而右蹴跼蹐駭而自救騰虎
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暗目傷窮刳剝勢極搜求文
皮坐裂臙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遽猶拉齒而
夷由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而跼墮後抱木而嗽
嗽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豈能從我而畋
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跋鳥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願免纔滿庭英紛而就落譬光
影于飛浮比生靈于栖託擾擾摩肩轉轉方駕立怵迫于毀譽獨
慙勤于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于夢
寐廣廈高堂俄成于幻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仙尋玉塵于萬
里守金龜于千年三戶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玄若乃
壁上真籙枕中祕要彈壓神鬼止納靈妙既變醜已成妍亦反老

而爲少虬駕天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鵲馭于後乘追鳳
蕭于前侶雨散漫日霑服雲霏微而襲宇敞芝闕日窈窕見玉臺
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于江濱逢弄珠于
漢緒薄遊立圃弭節太華列神童于羽帳侍玉女于仙車澗采兮
危寶苑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
指中岳已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獨邪先生曰捕影之言
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于死生豈復稍論于椿菌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
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構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
析毫釐既待問已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
肅肅賓友師師並接衽已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
愆橫經者比肩擁帚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
溱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

璣產于蚌蛤、珪璧出于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爲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楫、響如鐘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于經術、寧降志于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爲曠、恥見嘲于腐儒、豈求珍于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啟基、方邃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攷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府孔修、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招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于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乎茲旦、蕩蕩薰風、泱泱大興、道含弘而廣被、澤汪洋而傍聞、采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照、然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塵、觀勝殘于朞月、見成俗于浹辰、含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不食之祿、野靡不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夫讓畔已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粟陸之能鄰、壁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啟珪璋之盛、奇士輻湊而聘足、異人

聞出而效命、大小之獄無冤民、翺飛之物無夭姓、故能睦之曰九
世、齊之曰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于霜風、教義窮于足
迹、望雲氣而款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
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氲而不少收、六穗于征賦、疏九莖于池沼、三
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于初月、聆鳳音于將曉、
若乃亭毒不疵、合天地而並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
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奔走而從事、滅迹
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于兒戲、魏晉無礙于胸中、言未
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倡玉卮之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
由背日而視秋毫、卻行而求郢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
理據、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敢曰淺智、請從後車。文苑英
五十二案此篇在簡文帝七勵之後、無名氏前明集紹泰刊人
昭明集張紘及張博又編入何遜集、不知何據、昭明自有七契、此
當入闕
名類

銘

巖巖我君、崇墉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蘭

艾同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蘇文類聚五十在任助爲齊竟陵王臨會稽郡牧未

甘露寺鐵鑊

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

於解脫仏殿前滿貯甘泉種百荷葉供養十方一切諸仏百仏神

力徧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

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眾苦如蓮花在泥清淨無

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飪八珍興染五味生纏

我皇淨照茲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加

合碧水生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張邦基墨莊漫錄云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二大鐵

鑊梁天監中鑄

案仏即佛字

石井匡題字

梁天監十五年太歲丙申、皇帝愍商口之渴乏、詔茅山道士□□
永若作亭□井十五口、拆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九終

全梁文卷七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侯景臣王偉

偉陳畱人。一云其先略陽人。徙居潁川。爲侯景行臺郎。進左丞。

儀同三司。中書監。尙書左僕射。及景敗。囚送江陵。烹于市。案梁

景傳景之表。版書檄皆王偉所製。又伏挺傳挺子知命。段景景

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今除郢州。巴陵外。皆編入

爲侯景降梁表

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

越常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目。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

如畫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並肩戮力。共平災孽。扶危戴主。

匡弼社稷。中興已後。無役不從。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

戰必殄。筋力消于鞍甲。忠貞竭于寸心。乘籍機運。位階鼎輔。宜應

誓死罄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溘焉罔貳。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爲。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旣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猜嫉。詔諛迭進。共相構毀。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門之不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州刺史石長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渾頤。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楊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秣馬潛戈。待時卽發。而谷口東。瑕丘西。咸願歸誠。聖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且臣與高氏黷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羣臣願仰。

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聞茲寸款。惟應霽然。梁書侯景傳。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爲侯景抗表遠盟。

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宜。言非筆不盡。臣所已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凶翦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輜軒相屬。疆場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機。勦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眞如之祕奧。享年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誠業。莫之與京。臣所已踊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恤患。同休等戚。豈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汝穎之地。

便絕好河北檄置高澄、聘使未歸、陷之獸口、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間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自上將、任以專征、歌鐘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縣旌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守壽陽、眾無一旅、慕容因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旣而逃遁、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臣爲藩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勵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澗

陽之恥、陛下喪其精魄、無復宇氣、便信貞陽謬敗、復請通和、臣頻
陳執疑、聞不聽、穢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其
失三也、夫畏懦逗畱、軍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于楚、王恢失律、受
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兵、眾無百乘、不能抵抗、
身受囚執、曰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宜絕其屬籍、曰戮征鼓、陛
下曾無追責、恰其苟存、欲曰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
其失四也、懸瓠大落、古稱汝穎、臣舉州內附、羊鴟仁固不肯入、既
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鴟仁棄之、既不爲
罪、臣得之不目爲功、其失五也、臣渦陽退衄、非戰之罪、實由陛下
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鴟仁自
知棄州、切齒歎恨、內懷慙懼、遂啟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
驗、誣陷頓爾、陛下曾無辨究、默而信約、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
並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漁獵百

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行貨權幸。微買聲名。朱異之徒。積受金貝。遂使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眞實。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間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目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悌等。助戍在彼。彈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啟臣欲反。陛下不責遲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願更事。撫民率眾。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恆被抑遏。朱異專斷軍旅。周石珍總戶兵仗。陸驗徐驥典司殺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于舍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于王者之命。臣無貽于中。故恆被抑拆。其失九也。祁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自皇枝。每相祇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

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啟臣纖介招搖當須日禮忠烈何目堪于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頻有表疏言直辭強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末爲女子所烹方悔崩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快陛下使臣之手是日與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黜政然後還守藩翰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

侯景傳

爲侯景上言將內逼

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譎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至囂譟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授臣控督如其不許卽領甲臨江

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肝食

南史八十
侯景傳

又啟

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

得壽春鍾離卽日奉還朝廷

梁書侯
景傳

爲侯景報齊文襄書

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節士不
愛其軀刑罰斯外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
智而背楚者良有日也僕鄉曲布衣本乖莠用初逢天注賜忝帷
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爲國綿歷二紀介危履難
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袞衣口飡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爲一
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
捐軀非義名身兩滅故耳何者在年之暮尊王邁疾神不祐善祈
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開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

子在宅無事見圖段康之謀莫知所已竊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
小心常懷戰慄有靦面目盛不自疑及回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
未達斧鉞已臨既旆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申鄙情而羣
卒恃雄眇然不顧運轉摧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
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
秦非樂爲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已上二語梁書無今從尊王
北齊書補梁書且作但平昔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形勢參差寒暑小異承
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
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祿去公室抑爲不取今勳
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闕言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
于人當何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
何已取訓竊已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
眾不足已自強身危如累卵然討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

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夏敗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已禮，被我獸文，靡之好戲。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埽夷穢，已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楚剽剽，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墜落，秋帶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彊？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人。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銳，剋日齊舉，誇張彤騰，指期蕩滅。竊已寒颼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朔，轉禍已脫網羅，彼旣嗟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懸飢，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不一，理

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而和三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奉祿
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
不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祖廟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又
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于隴畝抗勦敵于三方避于戈于首尾
當鋒鏑于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已剋濟復尋
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已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
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糞自若矧伊妻
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
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
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
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迷梁書侯景傳又
見北齊書文襄紀有刪節北齊書云王尋覽書問誰爲
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爲侯景遺臨賀王正德書

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已景觀之計日必敗
況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
忿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
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

梁書臨賀王正德傳

傳檄荊州

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蓋爲四海所歸

南史八十一王偉傳

臺城陷矯詔

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牧守可各
復本任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

梁書侯景傳

加號宇宙大將軍矯詔

蓋將象在天四時取則于辰斗羣生育地萬物仰照于大明是日
垂拱當辰則八紘共轡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
君龍官人爵之丘莫不啟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

遯聽虞夏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末之或改述幽厲不競戎馬生郊
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穴伊瀍儉狁孔熾巢栖咸
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略中息
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浹寓歸仁
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曰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立
龜出洛白雉歸豐鳥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魏邦
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南向值天厭昏僞醜徒
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謀勇
略出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昴叶暉剖析六韜錙銖四履騰文豹變
鳳集虬翔奮翼來儀負圖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啟行奉茲廟算克
除穰醜直曰鼎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暫止九伐未申而惡稔貫
盈元凶殞斃弟泮繼逆續長亂階異彼泮音同茲稔食偷竊僞號
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

靈思覩王化、朕曰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堯黎、冀康禹跡、且夫車服
召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尙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
遼、泥乃神規、叡算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已習、彼常
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
梁書侯景傳大寶元年十月景又矯詔云云曰詔文呈太宗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廢立詔草

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梁書侯景傳景乃廢太宗幽於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宗寫之至云
云獻獻鳴咽不能自止是日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南史
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

外國

盤盤國王

王史無名大通二年入貢

遣使奉表

揚州閭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

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並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

梁書海南諸國傳

丹丹國王

王史無名中大通二年遣使入貢

遣使奉表

伏承聖主至德仁洽信重三寶佛法興顯眾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鄰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暨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并獻火齊珠吉貝雜香藥等

梁書海南諸國傳

于陀利國王毗邪跋摩

毗邪跋摩瞿曇修跋陀羅子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入貢

遣使奉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眾生、咸得受用、于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蔭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

梁書海南諸國傳

狼牙修國王婆伽達多

婆伽達多、天竺甥、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入貢、

遣使奉表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眾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
如水中月、普照十方、斜開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
諸天善神之所供養、已垂正法、寶梵行眾、增莊嚴都邑、城闕高峻、
如乾陀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
如天服、于一切國、爲極尊勝、天主愍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
律議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
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
足下、猶如現前、忝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
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梁書海南諸國傳

婆利國王

王姓憍陳如、史無名、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天監十六年、遣
使入貢、

遣使奉表

伏承聖王敬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清
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
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充積珍
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雨潤、
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眇漫、清冷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
陽和暘、災厲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
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已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燭、如日之
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
伏惟皇帝是我眞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
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出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
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

梁書海南
諸國傳

中天竺國王曲多

曲多一作屈多國在大月支東南天監初遣長史竺羅達奉表
遣使奉表

伏聞彼國據江徬海山川周固眾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
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
愛不害眾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旨道慈悲羣生
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輪沈溺目濟百官氓庶受
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
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于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
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眾妙
莊嚴臣自修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
平今以此國羣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
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
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

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采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梁書海南諸國傳

師子國王伽葉伽羅訶梨耶

遣使奉表

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于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曰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曰來唯曰修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曰度雖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梁書海南諸國傳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耶遣使奉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七十終

全梁文卷七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

釋寶誌

寶誌一作保誌俗姓朱金城人宋泰始中年已五六十俗呼爲

誌公齊永明中迎入華林園尋住東宮後堂天監十三年卒葬

鍾山

請雨啟

誌病不差就官乞治

高僧傳作活

若不啟白于官應得鞭杖願于華光

殿講勝鬘請雨

法苑珠林四十一引高僧傳今高僧傳略同天監五年早上啟上使沙門法雲講勝鬘夜便大雪誌

云須水一盆加刀其止俄而大雨

伏龜山埋白石甬銘

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寶公埋于此山詞曰若問江南事江南自

有憑乘雞登寶位大吠入金陵子建司南斗安人秉夜燈東鄰家

道關隨虎遇明君

雲谷肅林志五宋張浚誌公菩薩行實碑

銅碑記識

有一真人名知遠開口張弓在左邊了子子孫孫萬萬年

雲谷禪林志張

浚碑引楊文公談苑

天監中識

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

南史六十三王僧辯傳

釋僧祐

僧祐俗姓俞其先彭城人世民建業宋時出家上定光寺齊梁

間見重宮省天監中終建初寺

案梁書劉勰傳勰早孤依沙門僧祐居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

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志經藏總所定也如傳此言僧祐諸記序或雜有觀作無從分別

請禁丹陽琅邪二郡蒐捕啟

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尙馳鷹犬非所

呂仰稱皇朝優治之旨請丹陽取郭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廣宏
二十六武帝十六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上定林寺沙
門僧祐龍華邑正柏超度等上啟數什尚書詳之

梵漢譯經音義同異記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迹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爲言
跡言爲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呂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迹
繫翰墨而理契乎神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
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
史倉頡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淨天倉頡因華于鳥迹文畫誠異
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
鬼八部字體殊式唯梵及佉樓爲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
西方寫經雖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篆籀
之變體乎案倉頡古文治世代變古移爲籀籀遷至篆篆改成隸
其轉易多矣至于傍生人體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楷草

鐵父名實雖繁爲用蓋渺然原本定義則體備于六文適時爲敏則莫要于隸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至于梵音爲語單複無恆或一字曰攝眾理或數言而成一義尋大涅槃經列字五十總釋眾義十有四音名爲字本觀其發語裁音宛轉相資或舌根脣末曰長短爲異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語必餘言足句然後義成譯人傳意豈不艱哉又梵書製文有半字滿字所曰名半字者義未具足故字體半偏猶漢文月字虧其份也所曰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體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惡義曰譬煩惱滿字善意曰譬常住又半字爲體如漢文言字滿字爲體如漢文諸字曰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兩合卽滿之例也言字單立即半之類也半字雖單爲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于無明得成常住故因字製義曰譬涅槃梵文義奧皆此類也是曰宣傾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兩國言謬則理乖矣自前漢

之末經法始通譯音得訛未能明練故浮屠桑門遺謬漢史音字
猶然況下義乎案中夏彝典誦詩執禮師資相授猶有訛亂詩云
有兔斯首斯當作鮮齊語音訛遂變詩文此桑門之例也禮記云
孔子蚤作蚤當作早訛字同蚤蚤此古字同文卽浮屠之例也中
國舊經而有斯蚤之異華戎遠譯何怪于屠桑哉若夫度字傳義
則置言由筆所已新舊眾經大同小異天竺三語稱維摩詰舊譯解
云無垢稱關中譯云淨名淨卽無垢名卽是稱此言殊而義均也
舊經稱眾祐新經云世尊此立義之異旨也舊經云札沓和新經
云札闍婆此國音之不同也略舉三條餘可類推矣是已義之得
失出乎譯人辭之質文繫于執筆或善梵義而不了漢音或明漢
文而不曉梵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若梵漢兩明意義圓暢然後
宣述經奧于是乎正前古譯人莫能曲練所已舊經文意致有阻
礙豈經礙哉譯之失耳昔安息世高應哲不羣所出眾經質文允

止安玄嚴調既疊疊言曰條理支越竺蘭亦彬彬而雅曷凡斯數賢
竝見美前代及護公專精兼習華梵譯文傳經不愆于舊逮乎羅
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鏡故能表發揮翰克明經奧
大乘微言于斯炳煥至曇識之傳涅槃跋陀之出華嚴辭理辯暢
明踰日月觀其爲美繼軌什公矣至于雜類細經多出四含或曰
漢來或自晉出譯人無名莫能詳究然文過則傷豔質甚則患野
野豔爲弊同失經體故知明允之匠難可世遇矣祐竊尋經言異
論咒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然則言本是一而梵漢分音義本不
二則質文殊體雖傳譯得失運通隨緣而尊經妙理湛然常照矣
既仰集始緣故次述末譯始緣興于西方末譯行于東國故原始
要終寓之記末云爾

釋藏
述一

前後出經異記

舊經眾祐新經世尊舊經扶薩亦云開士新經菩薩舊經右佛亦

獨覺新經辟支佛亦緣覺舊經薩芸若新經薩婆若舊經溝港道
亦道迹新經須陀洹舊經頻來果亦一往來新經斯陀含舊經不
還果新經阿那含舊經無著果亦應真亦應儀新經阿羅漢亦阿
羅訶舊經摩訶新經長者舊經濡首新經文殊舊經光世音新經
觀世音舊經須扶提新經須菩提舊經舍梨子亦鷲鷲子新經舍
利弗舊經爲五眾新經爲五陰舊經十二處新經十二入舊經爲
持新經爲性舊經背捨新經解脫舊經勝處新經除入舊經正斷
新經正勤舊經覺意新經菩提舊經直行新經正道舊經軋沓和
新經軋閼婆舊經除饑男除饑女新經比丘比丘尼舊經怛薩阿
竭阿羅訶三耶三佛新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同上

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

夫至人應世觀眾生根根力不同設教亦異是旨三乘立軌隨機
而發五時說法應契而化治麤旨至妙因小旨及大階漸殊時教

之體也。自正法稍遠，受學乖互，外域諸國，或偏執小乘，最後涅槃，顯明佛性，而猶執初教，可謂膠柱鼓瑟者也。元嘉中外國商人竺婆勒久停廣州，每往來求利，于南康郡生兒，仍名南康，長易字金伽，後得入道，爲曇摩耶舍弟子，改名法度。其人貌雖外國，實生漢土，天竺科軌非其所諳，但性存矯異，欲自攝物，故執學小乘云無十方佛，唯禮釋迦而已。大乘經典不聽讀誦，反抄著衣，曰此爲法，常用銅鉢，無別應器，乃令諸尼作鎮肩衣，偈尼師壇，縫之爲囊，恆著肩上，而不用坐，曰表眾異。每至出路，相捉而行，布薩悔過，但伏地相向，而不胡跪。法度善閑漢言，至授戒先作梵語，不令漢知。案律之明文，授法資解，言不相領，不得法事，而竺度昧罔，面行詭術，明識之眾咸共駭棄。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宣業寺尼法弘，交州刺史張牧女，弘光寺尼普明等，信受其教，曰爲眞實，雖出貴族，而識謝慧心，毀臂方等，旣絕法雨，妄學詭科，乖背律儀，來苦方溪，良

可惡傷自正化東流大乘日曜英哲頂受遍遇服膺而使迷僞之人專行偏教莫或振止何其甚哉昔慧導拘滯疑惑大品曇樂偏執非撥法華罔天下之明信已情之謬關中大眾固已指爲無聞矣至如彭城僧淵誹謗涅槃舌根銷爛現表厥殃大乘難誣亦可驗也尋三人之惑並惡止其躬而竺度之悼曰毒飲人凡女人之性智弱信強一受僞教則同惑相挺故京師數寺遂塵異法東境尼眾亦時染此風將恐邪路易開溜汙不已嗟乎斯豈魔斷大乘故先侮女人歟此實開士之所痛悼而法主所宜匡制也大方便經云釋迦如來昔爲比丘專習四阿含教化誘毀方等于無數劫受大苦報從阿鼻出發大乘心致成正覺後進之賢宜思防斷古今明誠可不慎乎昔慧叡法師久歎愚迷製此喻疑防于今日故存之錄末雖于錄非類顯證同矣

釋藏述五

菩薩善戒菩薩地持二經記

祐尋舊錄此經十卷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師求那跋摩于京都譯出經文云此經名善戒名菩薩地名菩薩毗尼摩夷名如來藏名一切善法根本名安樂國名諸波羅蜜聚凡有七名第一卷先出優波離問受戒法第二卷始方有如是我聞次第列品乃至三十而復有別本題爲菩薩地經檢此兩本文句悉同唯一兩品分品品名小小異義亦不殊既更不見有異人重出推之應是一經而諸品亂雜前後參差菩薩地本分爲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有四品第三段有八品未詳兩本孰是三藏所出正本也又菩薩地持經八卷有二十七品亦分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四品第三段五品是晉安帝世曇摩識于西涼州譯出經首禮敬三寶無如是我聞侶撰集佛語文中不出有異名而今此本或題云菩薩戒經或題云菩薩地經與三藏所出菩薩善戒經二文雖異五名相涉故同一記又此二經明義相類根本侶是一經異國人

出故成別部也。並次第明六度品名多同。製辭各異。祐見菩薩地經一本。其第四卷第十戒品。乃是地持經中戒品。又少第九施品。當曝曬誤雜。後人不悉。使爾傳寫。其本脫多。恐方亂惑。若細尋內題。了然可見。若有菩薩地經。闕無第九施品者。卽是誤本也。釋藏述九

大集虛空藏無盡意三經記

祐尋舊錄大集經。是晉安帝世天竺沙門曇摩讖于西涼州譯出。有二十九卷。首尾有十二段說。共成一經。第一瓔珞品。第二陀羅尼自在王。第三寶女。第四不眴。第五海慧。第六無言。第七不可說。第八虛空藏。第九寶幢。第十虛空目。第十一寶髻。第十二無盡意。更不見異人別譯。而今別部唯有二十四卷。尋其經文餘悉同。唯不可說菩薩品後寶幢分前中間闕無虛空藏所問品五卷。又經唯盡寶髻菩薩品。復無最末無盡意所說不可思議品四卷。略無二品九卷。分所餘二十卷爲二十四卷耳。又尋兩本並曰海慧菩

薩品爲第五、越至無言菩薩品第七、無第六品、未詳所已、又檢錄別有大虛空藏經五卷成者、卽此經虛空藏品、當是時世有益甄爲異部、又別有無盡意經四卷成者、亦是此經末無盡意品也、但護公錄復出無盡意經四卷、未詳與此本同異、同上賢愚經記

十二部典、蓋區別法門、曠劫因緣、旣事照于本生、智者得解、亦理資于譬喻、賢愚經者、可謂兼此二義矣、河西沙門釋曇學成德等、凡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于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會、般遮于瑟者、漢言五年一切大眾集也、三藏諸學、各引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教、學等人僧、隨緣分聽、于是競習梵音、析曰漢義、精異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爲一部、旣而踰越流沙、齋至涼州、于時沙門釋慧朗、河西宗匠、道業淵博、總持方等、已爲此經所記、源在譬喻、譬喻所明、兼載善惡、善惡相翻、則賢愚之分也、前代傳

經已多譬喻、故因事改名、號曰賢愚記。元嘉二十二年、歲在乙酉、始集此經。京師天安寺沙門釋弘宗者、戒力堅潔、志業純白。此經初至、隨師河西、時爲沙彌、年始十四、親預斯集、躬覩其事。泊梁天監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臘、京師之第一上座也。經至中國、則七十年矣。祐總集經藏、訪告遐邇、躬往諮問、面質其事。宗年耆德峻、心直據明、故標謀爲錄、曰示後學焉。同上

略成實論記

成實論十六卷、羅什法師于長安出之、曇首筆受、曇影正寫、影欲使文玄、後自轉爲五翻、餘悉依舊本。齊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師、願學名僧五百餘人、請定林僧柔法師謝寺慧次法師于普弘寺迭講、欲使研覈幽微、學道疑執。卽坐、仍請祐及安樂智稱法師更集尼眾二部名德七百餘人、續講十誦律、志令四眾淨業、還白、公每引大乘經淵深、漏道之津涯、正法之樞紐、而近世陵廢、

莫或敦修棄本逐末喪功繁論故卽于律座金柔次等諸論師抄
比成實簡繁存要略爲九卷使辭約理舉易曰研尋八年正月二
十三日解座設三業三品別施獎有功勸不及上者得三十餘件
中者得二十許種下者數物而已卽寫略論百部流通教使周顯
作論序今錄之于後

釋藏
百一

異出經錄

異出經者謂梵本同而漢文異也梵書複隱宜譯多變出經之士
才趣各殊辭有質文意或詳略故今本一末二新舊參差若國言
訛轉則音字楚夏譯辭格礙則事義胡越豈西傳之踳駁乃東寫
之乖謬耳是曰泥洹楞嚴重出至七般若之經別本迺八偈及眾
典往往如茲今並條目列入呂表同異其異出雜經失譯名者皆
附失源之錄

釋藏
述二

安公古異經錄

古異經者蓋先出之遺文也尋安錄自道地要語迄四姓長者合九十二經標爲古異雖經文散逸多有闕亡觀其存篇古今可辨或無別名題取經語已爲錄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號質實信古典矣安公覲其古異編之于末祐推其歲遠列之于首雖則失源而舊譯見矣

釋藏迹三

安公失譯經錄

祐校安公舊錄其經有譯名則繼錄上卷無譯名者則條目于下尋安錄自修行本起訖于和達凡一百有三十四經莫詳其人又闕涼二錄並闕譯名今總而次列入失源之部安錄誠佳頗恨太簡注目經名撮題兩字且不列卷數行間相接後人傳寫名部混糅且朱點爲標朱滅則亂循空追求困于難了斯亦瑣瑣之一玷也且眾錄雜經包集逸異名多複重迭相散紊今悉更刪整標定卷部使名實有分尋覽無惑焉

同上

律分爲五部記錄

佛泥洹後大迦葉集諸羅漢于王舍城安居命優波離出律八萬
法藏有八十誦初大迦葉任持第二阿難第三末田地第四舍那
波提第五優波崛至百一十餘年傳授不異一百一十餘年後阿
育王出世初大邪見毀壞佛法焚燒經書僧眾星散故八十誦灰
滅後值羅漢更生信心懺悔除罪甚有神力爲鐵輪王王閻浮提
能役鬼神一日一夜壞舍利八塔起八萬四千塔還興顯佛法請
諸羅漢誦出經律時有五大羅漢各領徒眾引通佛法見解不同
或執開隨制共相傳習遂有五部出焉十六大國隨用並行競各
進業皆獲道證自非聖道玄通孰能使之然乎後時五部異執紛
然競起阿育王言皆誦佛語我今何已測其是非問僧佛法斷事
云何諸僧皆言法應從多阿育王卽集五部僧共行籌量爾時眾
取婆羅富羅部誦多遂改此一部爲摩訶僧祇摩訶僧祇者大眾

名也。若就今時此土行籌，便此十誦律名摩訶僧祇也。大集經佛記未來世當有此等律出世，與今事相應，立名不異也。又有因緣經說佛在世時有一長者夢見一張白氈，忽然自爲五段，驚詣佛所，請問其故。佛言：此乃我滅度後律藏當分爲五部耳。同上律分爲十八部記錄

佛滅度二百年後，薩婆多部分出婆蹉部、婆蹉部又分出三部：一者法盛，二者名賢，三者六成。彌沙塞部分出中間見、迦葉維部分出二部：一者僧迦提，二者式摩。一本三魔提摩訶僧祇部，四百年時分出六部：一者雜迹，二者多聞，三者施設，四者毗陀，五者施羅，六者上施羅。又一本曇無德部，此十八部見有同異，文煩不復備寫。同上

律來漢地四部序錄

昔甘露初開，經法是先。因事結戒，律教方盛。及既夢表其五分，而

魏多當其異部、故知道運推移、化緣不一矣。至于中夏聞法、亦先經而後律、律藏稍廣、始自晉末、而迦葉維部猶未東被、既總集五家、故存其名錄。若乃梵文至止之歲、胡漢宣譯之人、大眾講集之處、名德書翰之文、並具舉遺事、交相爲證、使覽者昭然究其始末云爾。同上

薩婆多部十誦律

薩婆多部者、梁言一切有也。所說諸法一切有相、學內外典、好破異道、所集經書、說無有我所受難能答。曰此爲號。昔大迦葉具持法藏、次傳阿難。至于第五師優波掘、本有八十誦。優波掘曰後世鈍根、不能具受、故刪爲十誦。曰誦爲名、謂法應誦持也。自茲已下、師資相傳、五十餘人。至秦弘始之中、有罽賓沙門弗若多羅誦此十誦梵本、來遊關右。羅什法師于長安逍遙園三千僧中共譯出之、始得二分餘、未及竟、而多羅亡。俄而有外國沙門曇摩流支、續

至長安。于是廬山遠法師慨律藏未備。思在究竟。聞其至止。乃與
流支書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近四百年。至于沙門
德式所闕。猶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者。是罽賓持律。其人諷十
誦梵本。有鳩摩耆婆者。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始備其二。
多羅早喪。中塗而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齋此經。
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邪。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
叩之有人。必情無所吝。若能爲律學之眾。留此經本。開示梵行。洗
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參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
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望垂懷。不孤往心。一二悉諸道人所具。
不復多白。曇摩流支得書。方于關中共什出所餘律。遂具一部。凡
五十八卷。後有罽賓律師卑摩羅叉來遊長安。羅什先在西域。從
其受律。羅叉後自秦適晉。住壽春石澗寺。重校十誦律本。名品遂
正。分爲六十一卷。至今相傳焉。同上

曇無德四分律

曇無德者梁言法鏡一音曇摩毘多是如來涅槃後有諸弟子顛倒解義覆隱法藏已覆法故名曇摩毘多是爲四分律蓋罽賓三藏法師佛陀耶舍所出也初耶舍于罽賓誦四分律不齋梵本而來遊長安秦司隸校尉姚爽欲請耶舍于中寺安居仍令出之姚主已無梵本難可證信眾僧多有不同故未之許也羅什法師勸曰耶舍甚有記功數聞誦習未曾脫誤于是姚主卽已藥方一卷民籍一卷並可四十許紙令其誦之三日便集僧執文請試之乃至鉢兩人數年紀不謬一字于是咸信伏遂令出焉故肇法師作長阿含序云秦弘始十二年歲上章掩茂右將軍司隸校尉姚爽于長安中寺集名德沙門五百人請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四年訖十五年歲昭陽奮若出長阿含涼州沙門佛念爲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余已嘉運猥參聽次雖無翼善之功

而預親承之末略記時事曰示來賢又答江東隱士劉遺民書末

云法師于大寺

筆九作什師于大石寺

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

師于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匪懈邕邕肅肅致可欣樂

三藏法師于中寺出律本末精悉若觀初制毗婆沙于石羊寺出

舍利弗阿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奇新

筆九作新奇

貧道

一生預參嘉會

筆九作猥參嘉會

遇茲盛化自不觀釋迦祇洹之集餘復

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

案此下有脫文

故撮舉肇公書

序曰顯其證焉

同上

婆羅富羅律

婆羅富羅者受持經典皆說有我

不說空相猶如小兒故名爲婆

羅富羅此一名僧祇律律後記云中天竺昔時曾有惡王御世三

藏比丘及諸沙門皆遠避四奔惡王既死善王更立還請沙門歸

國供養時巴連弗邑有五百僧欲斷事既無律師又闕律文莫知

承案卽遣使到祇洹精舍寫此律文眾共奉行其後五部傳集諸律師執義不同各曰相承爲是爭論紛然于時阿育王言我今何曰測其是非于是問僧佛法斷事云何皆言法應從多王言若爾當行籌知何眾多旣而行籌婆羅富羅眾籌甚多曰眾多故改名摩訶僧祇摩訶僧祇者言大眾也沙門釋法顯遊西域于摩竭提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寫得梵本齎還京師曰晉義熙十二年歲次壽星十一月共天竺禪師佛馱跋陀于道場寺譯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訖

彌沙塞律

彌沙塞者佛諸弟子受持十二部經不作地相水火風相虛空識相是故名爲彌沙塞部此名爲五分律比丘釋法顯于師子國所得者也法顯記云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曰遠涉乃至中天竺于摩訶葉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

僧祇復得一部鈔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眾律。卽此秦地眾僧所行者也。又得雜訶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法顯住三年學梵書梵語悉寫之。于是還。又至師子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部梵本法顯曰。晉義熙二年還都。歲在壽星。眾經多譯。唯彌沙塞一部未及譯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七月。有罽賓律師佛大什來至京師。其年冬十一月。琅邪王練比丘釋慧嚴竺道生于龍光寺。請外國沙門佛大什出之。時佛大什手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爲譯。至明年十二月都訖。同上

迦葉維律

迦葉維者一音迦葉毗。佛諸弟子受持十二部經。說無有我及已受者。輕諸煩惱。猶如死屍。是故名爲迦葉毗。此一部律不來梁地。昔先師獻正。遠適西域。誓尋斯文。勝心所感。多值靈瑞。而葱嶺險

絕弗果茲典故知此律于梁土眾僧未有其緣也

同上

續撰失譯雜經錄

祐總集眾經遍閱羣錄新撰失譯猶多卷部聲實紛糅尤難銓品或一本數名或一名數本或妄加游字曰辭繁致殊或撮半立題曰文省成異至于書誤益惑亂甚勞絲故知必也正名于斯爲急矣是曰讎校歷年因而後定其兩卷曰上凡二十六部雖闕譯人悉是全典其一卷已還五百餘部率抄眾經全典蓋竄觀其所抄多出四含六度道地大集出曜賢愚及譬喻生經並割品截偈撮略取義強製名號仍成卷軸至有題目淺拙名與實乖雖欲啟學實蕪正典其爲愆謬良足淡誠今悉標出本經注之目下鈔略記分全部自顯使沿波計源還得本譯矣尋此錄失源多有人經詳其來也豈天墜而地涌哉將是漢魏時來歲久錄亡抑亦秦涼宣梵成文屆止或晉宋近出忽而未講譯人之闕始由斯歟尋大法

運流世移六代撰注羣錄獨見安公曰此無源末足怪也夫十二部經應病成藥而傳法淪味實可悵歎祐所曰杼軸于尋訪崎嶇于纂錄也但陋學設問多所未周明哲大士惠縱其闕言貴瑛壁況法施哉

釋藏述四

鈔經錄

鈔經者蓋撮舉義要也昔安世高鈔出修行爲大道地經良曰廣譯爲難故省文略說及支謙出經亦有字鈔此並約寫梵本非割斷成經也而後人弗思肆意鈔撮或恭散眾品或於剖正文既使聖言離本復合學者逐末竟陵文宣王慧見明深亦不能免若相競不已則歲代彌繁蕪黷法寶不其惜歟名部一成難用刊削其安公時鈔悉附本錄新集所獲撰目如左庶誠來葉無效尤焉

述五

疑經僞撰雜錄

長阿含經云佛將涅槃爲比丘說四大教法若聞法律當于諸經推其虛實與法相違則非佛說又大涅槃經云我滅度後諸比丘輩鈔造經典合法淡薄種智所照驗于今矣自像運澆季浮競者多或憑真曰構僞或飾虛曰亂實昔安法師摘出僞經二十六部又指慧達道人曰爲溪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校閱羣經廣集同異約已經律頗見所疑夫真經體趣融然渙遠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也今區別所疑注之于錄并近世妄撰亦標于末並依倚雜經而自口名題進不聞遠適外域退不見承譯西賓口問興于戶牖印可出于習懷誰誤後學良口寒心既躬所見聞竝敢默已嗚呼來葉愼而察焉上同

僧法尼所誦出經二十一種凡三十五卷

經如前件齊末太學博士江泌處女尼子所出初冠子年在韶齡有時閉目靜坐誦出此經或說上天或稱神授發言通利有如宿

習令人寫出俄而還止經歷旬朔續復如前京都道俗咸傳其異
今上敕見面問所旨其依事奉荅不異常人然篤信正法少修梵
行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後遂出家名僧法住青園寺祐既收集
正典檢括異聞事接耳目就求省視其家祕隱不召見示唯得妙
音師子吼經三卷已備疑經之錄此尼曰天監四年三月亡有好
事者得其文疏前後所出經二十餘卷厥舅孫質曰爲真經行疏
勸化收拾傳寫既染羣牘必存于世昔漢建安末濟陰丁氏之妻
忽如中疾便能梵語又求紙筆自爲梵書復有西域梵人見其此
書云是別經推尋往古不無此事但義非金口又無師譌取舍兼
懷故附之疑例

同上

薩婆若陀眷屬莊嚴經一卷

二十餘紙

右一部梁天監九年郢州頭陀道人妙光戒歲七臘矯曰勝相諸
尼姬人僉稱聖道彼州僧正議欲驅擯遂潛下都住普弘寺造作

此經又寫在屏風紅紗映覆香花供養雲集四部嘯供煙塞事源
顯發敕付建康辯覈疑狀云鈔略諸經多有私意妄造借書人路
琰屬辭潤色獄牒妙光巧詐事應斬刑路琰同謀十歲謫戍卽已
其年四月二十一日敕僧正慧超令喚京師能講大法師宿德如
僧祐曇準等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辯妙光事超卽奉旨與曇準僧
祐法寵慧令慧集智藏僧旻法雲等二十人于縣辯問妙光伏罪
事事如牒眾僧詳議依律擯治天恩免死恐于偏地復爲惑亂長
繫東治卽收拾此經得二十餘本及屏風于縣燒除然猶有零散
恐亂後生故復略記薩婆若陀長者是妙光父名妙光弟名金剛
德體弟子名師子同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舊同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七十一終

全梁文卷七十一

釋偃祐

全梁文卷七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二

釋僧祐二

弘明集序

夫覺海無涯、慧鏡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于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平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首、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流、一作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

見者數譖、邪惑者謗訕。至于宇文曲儒、則距爲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爲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鵠鳴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目闇亂明、目小罔大。雖莫動豪髮、而有塵眦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辯

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已易墜。淨境所已難
陟者也。祐已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已藥疾微聞。
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衛
法。製無大小。莫不畢采。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
錄。類聚區分。列爲十四卷。一作十卷夫道已人弘。教已文明。弘道明教。
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已涓埃微裨。瀛岱但學孤
識。寡愧在編局博綜。一作練君子惠增廣焉。釋藏百二出三藏記
集十二弘明集不載

弘明集後序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
護法之壘。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已深法。終于莫
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
遠而復。總釋疑故。曰弘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
寂。包三界目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已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

無無二字
衍一無字

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曰迷照羣生所曰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矇矓弗了況乃佛尊于天法妙于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于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于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曰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曰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于曠劫是限心曰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曰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曰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酬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并

誠之徒何智得異夫目方寸之心謀己身而致謬圓分之眸隔牆
壁而弗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惑傷者一也
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
周孔制典冒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曰知鬼神之情狀旣情且
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天豈曰滅乎禮云
夏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祇監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
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
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于五經
而疑神于佛說斯固讐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
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則禋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
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祇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庸
瞰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曰幽靈
宜享教民美報邪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

之慈聖王爲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
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視金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
重末可爲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
孰測始終哉尋義農緬邈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
圖澄知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隄陀勒見槃鴿山中有古寺基墟
眾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判上古必無
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
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
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迹乃開土之化大
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可爲歎息者
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已定教非設教
已移俗也昔三皇無爲五帝德化三王禮刑七國權勢地當諸夏
而世教九變今反已至道之原鏡已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

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巨欲居夷、聯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遷于地、夫曰俗聖設教、猶不繫于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于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恆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已區分中土、稱華、曰距正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伐蔑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肯、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已見輕七國、而遂廢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傳教稱佛、于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于關陽之觀、

藏經于蘭臺之室不講漢文故莫識奧義是已楚王修仁潔之祠
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
孫權雄略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淡耆域耀神通之迹竺護
集法寶之藏所已百辟摺紳洗心已進德萬邦黎憲刻意而遷善
暨晉明叡悟秉壹棲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弘經于山
東什公宣法于關右精義既敷實相彌照英才頎智並驗理而伏
膺矣故知法雲始于觸石慧水流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感
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于秦而智于漢用與不用耳佛法
非淺于漢而淡于晉明與不明耳故知五經恆善而崇替隨運佛
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已此思可無淡惑而執疑莫悟可爲痛悼
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謫禍門而況矇矓之徒多不量力已己所
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已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
反號那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于是迷疑塞智誦誦盈口輕議已

市重苦顯誅已賈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
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
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之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
道交報杜柏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
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
經但緣感理奧因果義微微奧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辯關鍵
已正聊率鄙懷繼之于末雖文非圭璋而事足盤鑑惟愷悌君子
自求多福焉弘明集十四

法集雜記銘目錄序

祐少長山居遊息淨眾雖業勤固立而誓心無墜常願覺道流于
忍土正化隆于像運是已三寶勝迹必也詳錄四眾福緣每事述
記所撰法集已爲七部至于雜記碎文條例無附輒別爲一帙已
存時事兵山寺碑銘僧眾行記文自彼製而造自鄙衷竊依前古

總入于集雖俗觀爲煩而道緣成業矣

出三藏記集雜錄

出三藏記集序

夫眞諦玄凝法性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莫津是已不二默訓會于義空之門一音震赫應乎羣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說契經已誘小學方典已勸大心妙輪區別十二惟部法聚總要八萬其門至善逝晦跡而應眞結藏始則四含集經中則五部分戒大寶斯在含識資焉然道由人弘法待緣顯有道無人雖文存而莫悟有法無緣雖竝世而弗聞聞法資平時來悟道藉于機至機至然後理感時來然後化通矣昔周代覺興而靈津致隔漢世像教而妙典方流法待緣顯信有徵矣至漢末安高宣譯轉明魏初康會注述漸暢道由人弘于茲驗矣自晉氏中興三藏彌廣外域勝賓稠疊已總至中原慧士晬暄而秀生提什舉其宏綱安遠震其奧領渭濱務逍遙之集廬岳結般

若之臺像法得人于斯爲盛原夫經出西域運流東方提挈萬里
翻轉梵漢國音各殊故文有同異前後重來故題有新舊而後之
學者鮮克研覈遂乃書寫繼踵而不知經出之歲誦說比肩而莫
測傳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闕矣夫一時聖集猶五事證經況千
載交譯寧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師曰鴻才淵鑒爰撰經錄訂正
聞見炳然區分自茲已來妙典開出皆是大乘寶海時競講習而
年代人名莫有銓貫歲月邇邁本源將沒後生疑惑爰所取明祐
呂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曉諷持秋夏講說
未嘗不心馳菴園影躍靈鷲于是牽課羸恙沿波討源綴其所聞
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
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
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竝鑽析內經研鏡外籍參目前
識驗曰舊聞若人代有據則表爲司南聲傳未詳則文歸蓋闕秉

廣凝翰志存信史三復九思事取實錄有證者既標則無源者自
顯庶行潦無雜于醇乳燕石不亂于荆玉但并識管窺多慚博練
如有未備請寄明哲

釋藏

出三藏記集名錄序

法寶所被遠矣夫神理本寂感而後通緣應中夏始自漢代昔劉
向校書已見佛經故知成帝之前法典久至矣逮孝明感夢張騫
遠使西于月支寫經四十二章齎藏蘭臺帝王所印于是妙像麗
于城闕金刹曜乎京洛慧教發揮震照區寓矣竊尋兩漢之季世
構亂離西京蕩覆墳典皆散東都播遷載籍多亡子政所觀其文
雖沒而顯宗所寫厥篇猶存東流初法于斯有徵祐檢閱三藏訪
覈遺源古經現在莫先于四十二章傳譯所始靡踰于張騫之使
洎章和己降經出蓋闕良由梵文雖至絲連或殊有譯乃傳無譯
則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剏佛之偉

支議嚴調之屬、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雖文合義、炳煥相接矣。僕法
輸屈心、其或條敘、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
可徵、實賴伊人、敢曰末學、嚮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爲新錄、兼廣訪
別目、括正異同、追討支竺、時獲異經、安錄所記、則爲未盡、今悉更
苞舉、已備錄體、發源有漢、迄于大梁、運歷六代、歲漸五百、梵文證
經、四百有十九部、華梵傳譯、八十有五人、魚貫名第、略爲備矣。或
同是一經、而先後異出、新舊舛駁、卷數參差、皆別立章條、使無疑
亂。至于律藏初啟、則詳書本源、審覈人代、列于上錄。若經存譯亡、
則編于下卷、將使傳法之緣、有字、問道之心、無惑、敬貽來世、庶在
不墜焉。釋藏
跡二

出三藏記集雜錄序

夫靈源啟潤、則萬流脈散、玄根毓萌、則千條雲積。何者、本大而末
盛、基遠而緒長也。自尊經神運、秀出俗典、由漢屆梁、世歷明哲、雖

復緇服素飯並異跡同歸講議讚析代代彌精注述陶練人人競
密所已記論之富盈閣已牕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宋明皇
帝授心淨境載滄玄味迺敕中書侍郎陸澄撰錄法集陸博識洽
聞苞舉羣籍銓品名例隨義區分凡十有六帙二百有三卷其所
聞古今亦已備矣今卽其本錄已相綴附雖非正經而毗讚道化
可謂聖典之羽儀法門之警衛足已輝顯前緒照進後學是已寄
于三藏集末已廣枝葉之覽焉

釋藏
百二

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錄序

夫五時九部之契三請四卷之機玄哉邈乎奧不可議已然法海
無涯航而知大慧藏不極采而得寶是已弘誓之士隨時斟酌馬
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析其名數訶黎總其條理並翼
讚妙典俘翦外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故智慧之日名飛于摧邪
功德之月績翔于闡化亦已盛矣但羣萌殊乘根力異品運季道

澆信淡識淺。至于披覽發聲。事資懇厲。藥愚針惑。宜務切近。是已後代敷訓。顯晦不一。或屬言已汎解。或提耳而指授。所已卷舒。教義抑揚。風軌豈滯恆方。期于悟俗而已。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淨刹萌因。忍土現果。慧自天成。道爲期出。孝忠淳和之深。仁智博愛之厚。率由而極。固心則至。若乃棲神二諦。宅業三寶。瞻前卓爾。望後不羣。用能降帝子之尊。灼淨土之操。屏朱觀之貴。下白屋之禮。磨踵已拯俗。刻髓已徇道。望億劫已長驅。凌千載而獨上。若乃闡經律。弘福施。濟蒼黎。毓翺動。未嘗不慮積昏明。慈洽巨細。感靈瑞于顯徵。通覺應于宵夢。固已威蕤民譽。昭哲神聽矣。至于苞括儒訓。藻鏡釋典。空有雙該。內外咸照。常欲廣彼洲渚。熾此法燈。駐四生之風波。燭九居之纁霧。指來際已爲期。總大千已爲任。故惻隱乘教。殷勤敷道。于是銳臨雲之思。壯談天之文。網羅字翰。儀形法印。是已淨住命氏。啟入道之門。華嚴經路。標出世之術。決定要行。進

超乎金剛戒果莊嚴克成乎甘露爾其眾經注義法塔讚頌偕制
藥記之流導文願疏之屬莫不誠在言前理出辭表大者鉤深測
幽小者馳辯感俗森成條章鈔爲卷帙可謂開士住心道場初跡
冠一代之妙化乘千祀之勝範者也祐昔旨道緣豫屬嘉會律任
法使謬荷其寄齋堂梵席時杜其請哲人徂謝而道心不亡靜尋
遺篇僂乎如在遂序茲集錄旨貽來世云爾

釋藏
百二

齊竟陵王世子撫軍巴陵王雜集序

蓋聞世諦善論法海所總嚴飭文辭初位是攝自大化東漸治世
詠歌魏來雜製閒出羣集至于才中含章思入精理固法門之羽
纛梵聲之金石也齊竟陵文宣王世子故撫軍巴陵王栗瑤華于
琨峯敏明璣于珠海慧發鵬辰識表鰭歲孝友淳至機穎朗徹故
幼無弱弄夙有老成甫在志學固已總括墳典矣雅好辭賦允登
高之才藉意隸書均臨池之敏業盈竹素慮滿風月是時齊方有

德文宣翼讚康衢既熙慧教徧遠世子曰枝葉之慶藩守浙河下
檐風舉升席治立含靜臺曰御己垂簡蕙曰振俗郡富名山巖多
靈寺故勝業愈高清心彌往每遊踐必訓思若淵泉信足曰掄揚
至道炳發玄極觀其摘賦經聲述頌繡像千佛願文捨身弘誓四
城九相之詩釋迦十聖之讚並英華自凝新聲開出故僕射范雲
篤賞文會雅相嗟重曰爲後進之佳才也至隆昌之時始兆無妄
永元之末運屬道消葛藟失庇磐石傾翦虎兕出柙宗室致猜而
樂天知命夷憂味道在艱不虧其貞處約無改其節鏡因果而靡
晦洞真俗其如曉專精于太覺之門懷烈于經典之奧于是下帷
瑾戶注解百論拔出幽旨妙盡纖典乃躬算縑素手寫方等所書
大經凡有十部鋒刀刊削風趣妍靡論其思理所徹業裁所貫有
踰箕裘之能克副青藍之敏矣夫深宮寡識著自格言梁肉多驕
間之前記而能拔類獨立超然高舉豈非內鑄堅芳之性外瑩過

庭之風哉。曰法而說，譬金龍之嗣信相，由俗而議，遇允恭之紹陳思，可謂開士宿因。旃檀眷屬，無忝堂構，克勝負荷者也。余昔緣法事，亟覲清暉，乃律集稽川，屢延供禮，惜乎早世，文製未廣，今撰錄法詠，曰繼文宣內集，使干視之外，知蘭菊之無絕焉。同上

法集總目序

嘗聞灑泣助河之談，捧土埤畚之論，雖誦發于古，而愧集于今矣。僧祐漂隨前因，報生閭浮，幼齡染服，早備僧數，而慧解弗融，禪味無紀，剝擗之息，徒積錙毫之勤，未基是旨，懼結香朝，慙動鐘久，茫茫塵劫，空闕斯籌，然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遊心四含，加目山房寂遠，泉松清密，曰講席閒時，僧事餘日，廣評眾典，披覽爲業，或專日遺滄，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晷雖復管窺迷天，蠡測惑海，然遊目積心，頗有微悟，遂綴其閒，誠言法寶，仰稟羣經，傷采記傳，事曰類合，義曰例分，顯明覺應，故敘釋

迦之譜區辭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三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銓師資之傳彌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篇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旦夕諷持四十許載春秋講說七十餘遍既稟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爲律記十卷并雜碑記撰爲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啟于今業庶有藉于來津豈曰善述庶非妄作但理遠識近多有未周明哲鑑覽取諸其心使道場之果異跡同臻焉

釋迦識五卷右一部第一帙

世界記五卷右一部第二帙

出三藏記集十卷右一部第三帙

薩婆多部相承傳五卷右一部第四帙

法苑集十卷右一部第五帙

弘明集十卷右一部第六帙

十誦義記十卷右一部第七帙

法集雜記傳銘七卷右一部第八帙同上

釋迦誡序

蓋聞菩提之爲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絕于形識之卦埋畢于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誕于王宮生滅已畢寧真謝于堅固哉但羣萌巨寢同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已導世是已標號釋迦檀種利利體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然後脫屣儲宮貞觀道樹舍金輪而馭大千明玉臺而制法界此其所已垂跡也爰自降胎至于分塔偉化千條靈瑞萬變竝義炳經典事盈紀傳而羣言參差首尾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傳訊難該而總集易覽也肅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頗存尋翫遂乃披經案記原始要終敬述釋迦誡記列爲五卷若夫層裔託

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總眾經已正本。綴世記已附末。使聖言與俗說分條。古聞共今跡相證。萬里雖遙。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隔面對。今鈔集眾經。述而不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敷誓願。上同

世界記序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麗妙異容。苦樂殊跡。觀其原始。不離色心。檢其會歸。莫非生滅。生滅輪迴。是曰無常。色心影幻。斯謂苦本。故涅槃喻之于大河。法華方之于火宅。聖人超悟。息駕反源。拔出三有。然後爲道也。尋世界立體。四大所成。業和緣合。與時而興。數盈災起。復歸乎滅。所謂壽短者。謂其長。壽長者。見其短矣。夫虛空不有。故厥量無邊。世界無窮。故其狀不一。然則大千爲法王所統。小千爲梵主所領。須彌爲帝釋所居。鐵圍爲藩牆之域。大海爲八維之漫。日月爲四方之燭。總總羣生。于茲是宅。瑣瑣含識。莫思塗炭。

沈俗而觀則迂誕之奢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但世宗周
孔雅伏經書然辯括宇宙臆度不了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莊
說蒼蒼近在遠望之色于是野人信明謂丹青如碧儒生據典謂
乾黑如漆青黑誠異乖體是同儒野雖殊不知一也是則俗尊天
名而莫識天實豈知六欲之嚴麗十梵之光明哉至于準步地勢
則虛信章亥圖度日月則深委算術未值一隅差日千里雖復夏
革說地不過戶牖之間鄒子談天甫在奧突之內鍊石既誣鼃足
亦說俗書徒繁竟無顯說世士蒙昧莫詳厥體是已憑惠獨慮闕
六合之相持桓譚拒問率五藏已爲喻通人碩學思營理策況乃
牆見其能辯乎嗟夫區界現事猶莫之知不思妙義固其已矣竊
惟方等大典多說深空唯長鉛樓炭辯章世界而文博偈廣難卒
檢究且名師法匠職競玄義事源委積未必曲盡祐已庸固志在
拾遺故鈔集兩經已立根本兼附雜典互出同異撰爲五卷名曰

世界集記將令三天階序煥若披圖六趣羣分照如臨鏡庶溺俗者發蒙服道者瑩解共見慧眼之因俱成覺智之業焉上同

薩婆多部記序

大聖遷輝歲紀縣邈法僧不墜其唯律乎初集律藏一軌共學中代異執五部各分既分五部則隨師傳習唯薩婆多部偏行齊土蓋源起天竺流化蔚實前聖後賢重明聲耀或德昇佳地或道證四果或顯相標瑞或晦跡同凡皆秉持律儀闡揚法化舊記所載五十三人自茲已後欲哲繼出並嗣徽于在昔垂軌于當今季世五眾依斯立教遺風餘烈炳然可尋夫蔭樹者護其本飲泉者敬其源寧可服膺玄訓而不記列其人哉祐幼齡憑法年踰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猥以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三紀于茲每披聖文已凝感望遐蹤已翹心遂搜訪古今撰薩婆多記其先傳同異則並錄已廣聞後賢未絕則製傳已補闕總其新舊

九十餘人使英聲與至教永被懋實共日月惟新此撰述之大旨也條序餘部則委之明勝疾恙情漠辭乏銓藻儻有覽者略文取心上同

法苑雜緣原始集序

夫經藏浩汗記傳紛綸所已導達羣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跡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爾咸在然而講匠英德銳精于玄義新進晚習專志于轉讀遂令沙門常務月修而莫識其源僧眾恆儀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余已率情業謝多閒六時之隙頗好尋覽于是檢閱事緣討其根本遂綴翰墨已藉所好庶辯始已驗末明古已證今至于經明道師之集龍華聖僧之會菩薩稟戒之法止惡興善之教或制起帝皇或功積黎庶並八正基趾十力達路雖事寄形跡而勳遍空界宋齊之隆實弘斯法大梁受命道冠百王神教暢通慧化冥被自幼居老備觀三代常願一乘寶訓與天地而

彌新四部盛業。隨日月而長照。是故記錄舊事。曰章勝絲。條例叢
雜。故謂之法苑。區曰類別。凡爲十卷。豈足簡夫淵識。蓋布之眷屬
而已。同上

十誦義記序

夫戒律者。蓋四雙之雲梯。五眾之鎔範也。性已止制爲本。體已無
作爲相。始祛十惡。終圓萬善。在昔覺世。因事制戒。心跡俱防。輕重
備設。持戒堅淨。則羅喉惟最。曉律精明。則波離爲首。至于泥洹遺
囑。殷勤金色迦葉。結集斯藏。洲渚所依。莫踰茲典。逮至中葉。學同
說異。五部之路。森然競分。仰惟十誦源流。聖賢繼踵。師資相承。業
盛東夏。但至道難凝。微言易爽。果向之人。猶跡有兩說。況在凡識。
孰能壹論。是已近代談講。多有同異。大律師顧主。積道河西。振德
河東。綜學月朗。砥行冰潔。行已尸羅爲基。學已十誦爲本。且幼選
明師。歷事名勝。校理精密。無幽不貫。常已此律。廣授三部。教流于

京寓之中、聲高于宋齊之世、可謂七眾之宗師、兩代之元匠者矣。
是日講肄之座、環春接冬、稟業之徒、雲聚波沓、僧祐藉法乘緣、少
預鑽仰、扈錫侍筵、二十餘載、雖深言遠旨、未敢庶幾、而章條科目、
竊所早習、每服佩思、尋懼有墜失、遂集其舊聞、爲義記十卷、夫心
識難均、意見多緒、竊同芻蕘、時綴毫露、輒布其別解、錄之未盡、率
其木訥、指序條貫而已、昔少述私記、辭句未整、而好事傳寫、數本
兼行、今削繁補略、日後撰爲定、敬述先師之旨、匪由庸淺之說明、
哲倘覽采其正意焉、上同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七十一終

全梁文卷七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二

釋慧皎

慧皎氏族未詳、會稽上虞人、住郡嘉祥寺、

荅王曼穎書

君白、一日目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引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照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墨塗青、揚善之美、故于聽覽餘閒、厝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眾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目不量寸管、輕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目自備疏遺、豈宜濫

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入緞藻內外淹攷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餘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慙懼今日所著贊論十科重旨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慧皎白

高僧傳十四

高僧傳序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啟十地旨辯慧宗顯三諦旨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亦猶羣流之歸巨壑眾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旨言尙至邇教滿三千形過六道皆所旨接引幽昏爲大利

益而曰淨穢異聞、昇陞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于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曰異迹化人、或曰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厯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開出、迭有其人、眾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乃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攷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以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邪王中所撰僧史、意侶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眾、

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卽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僻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僻榮棄愛、本曰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志何所紀、嘗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祚、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傷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或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

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疆暴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引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已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眾聖之所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恆體。始標大意。類由前序。未辯時事。同後議。若閒使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雖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才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眾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于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

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晉代曰高字、其閒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曰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高僧傳十四

高僧傳讚

傳譯讚

頻婆拏唱、疊教攸陳、五乘競轉、人萬彌綸、周星隱曜、漢夢通神、騰蘭識什、徇道來臻、慈雲徙蔭、慧水傳津、俾夫季末、方樹洪因、高僧傳三

義解讚

遺風眇漫、結澗遄迴、匪伊粹哲、孰振將頽、潛安比曜、遠邈聯環、錯斧曲戾、彈沐斜埃、素絲旣染、永變方來、高僧傳八

習禪讚

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凝夫輟慮、方備幽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榮山海、聚散昇沈、茲德裕矣、如不厲心、高僧傳十一

明律讚

盤盂設誠、几杖施銘、人如不敗、奚用剋乘、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絨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感兩鏡、欣憂二瓶、高僧傳十一

忘身讚

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鑠茲所重、祈彼寶城、芬栢蒼蔚、紫館浮輕、騰煙曜采、吐瑞含禎、千秋尙美、萬代傳聲、高僧傳十二

誦經讚

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沈吟反復、惠利難思、無怠三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眾來茲、此焉實德、誰與較之、高僧傳十二

興福讚

真儀拚曜、金石傳暉、爰有增像、懷戀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旂威、嚴藏地踊、水汎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高僧傳十三

高僧傳論

傳譯論

傳譯之功尙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任持。八萬法藏。宏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槃頭。則于方等。深經。傾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轉未絕。是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恆國。直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曰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屠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挾策孤征。艱苦必達。倚峻壁而臨溪。躡飛屐而渡險。遺身

爲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也爰至安
清支識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宏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
隔自非精括詰詠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
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二復辭
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節呂成製論曰隨方俗語能示正義
于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
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
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嚴嚴觀
恆肇皆領悟言前辭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佛
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廩遺法使夫慕道
來儀遐邇煙萃三藏法門有緣必睹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
賢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釋
所出四含五部健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

別室之逼佛賢有損黜之迹攷之實錄未易詳究或曰時運澆蕪道喪人漓故所感見爰至于此若曰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一玷也又世高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尙有貫惱之厄比于雖忠謹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然乎聞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憒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壑其身故爲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嘗迴適尼羅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緬間因果則悠然扈皆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卽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跡危絕或望煙渡險或附杖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曰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跡則結旅成羣還至則願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

非更賜受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隨
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攷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目
胸襟而不博尋眾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窮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振
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冶經論雖復
祇樹息蔭玄風尙啟婆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
譯之德倘護身命寧不勸歟

高僧傳三

義解論

夫至理無言元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
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目淨名杜口于
方丈釋迦緘嘿于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
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啟是目聖人資靈妙目應物體冥寂目
通神借微言目津道託形像目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
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目四諦爲言

初終至鶴林曰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融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目兔藉指目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攷者請至道極于篇章存形者請法身定于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于于闐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于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竝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于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于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竝戒節嚴明智寶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閭浮之地涌泉猶注實賴伊人遠公旣限目虎溪安師反更同輩與夫高尙之道如有忒焉然而言嘿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杖者安雖一時同輩適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

眞開元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曰翼過爲言初廬山清素則曰持
永爲上首融恆影肇德重關中生寂暘遠領宗建業曇度偈淵獨
擅江西之寶超進惠基乃據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行
顯會故使像迹餘興歲將五百功效之美良足羨焉高僧傳八

神異論

神道之爲化也蓋曰抑諍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
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
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寶錫亂交淵曜纂虐于前勒虎
潛兇于後郡國分崩民遭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
央遂彰神化于葛陂騁懸記于襄鄴祕咒口而濟將盡擬香氣而
拔臨危瞻鈴鞅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褻子來澤潤蒼生

口當在祕字
上作藉

固無呂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
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寔後空輟靈怪詭莫測其

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已爲謀僭伏蕩
仙錄則已爲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
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已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
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
感香囊能致痼疾消疹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命白足臨刃
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已之加信光雖和而弗
污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誇術方
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雞鳴雲中狗吠
天上蛇鵲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爲異乎高僧傳十

習禪論

禪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
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旣澄則凝照無隱老
子云重爲輕根靜爲躁根君故輕必已重爲本躁必已靜爲基大

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目
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眾生是目四等六通由禪而起
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之爲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
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
故能肉躡喜樂外折妖祥擯鬼魅于重巖覩神僧于絕石及沙門
智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駄跋陀更傳業東土元高元紹等
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于數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
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然禪用爲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平毛
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擊大眾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
碌碌仙術尙能停波止雨咒火燒國正復元高逝矣而更起道法
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弗竟爲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
爲扇陀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燭之于日明
曾是爲匹乎

高僧傳
十一

明律論

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爲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離比王。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于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憂波鞠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已因往昔見佛。遂爲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于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製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竝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夢豔因緣。已懸記經。

律應爲五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爲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邈多，卽曇無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二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受戒，名薩婆，卽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名廣博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一大眾，老少同會，共菩薩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人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曰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表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

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未竟多羅化焉
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卽
四分律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駄跋陀羅
譯出僧祇律佛駄什譯出彌沙塞部卽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
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
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曰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
土元匠來入關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
旨僧業繼踵宏化其開據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
依文作解未甚鑿掘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
闢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尙焉夫慧資
于定定資于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卽曰戒律爲本
居俗則曰禮義爲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
不備經云戒爲平地眾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往故神解五法

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可識、然後定慧法門、曰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于律者、則言戒律爲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流水翻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于數論者、則言律部爲偏分、數論爲通方、于是扞背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破、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曰自傷、相鼠犛羊、豈非斯謂、高僧傳十一

忘身論

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請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滄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木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曰利天下、則吝而弗爲、撤一簋曰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己贍人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于瓶穀、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國

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羣止爲一鴨。而絕水已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畫腹曰全命。法進割肉曰啖人。曇稱自餓于災虎。斯皆向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剝肌質。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曰情祈安養。或曰願生知足。故雙桐表于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閒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一異。若是大權爲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通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已威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人萬戶蟲。與人同氣。命既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于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尙入火。

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迺自燒。然性
地菩薩。亦未免報。或時投形火報。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
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我士覺人道。實涅槃之
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爲
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
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
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于是匍匐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
也。高僧傳
十二

誦經論

誦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惜忘易生。如經
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已曩遠通神于石塢。僧生
感衛于空山。道罔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
故使微塵外啟。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曰虛哉。若乃凝寒請

夜朗月長得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適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顯
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誦法言曰此爲音樂者也高僧傳十二

興福論

昔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
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
成軌自收迹河邊閭維林外人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于
是十刹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結頂骨四身雙跡鉢杖唾
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余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
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令海族之中時
或遇者是後人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
銘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逝而未彰
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像釋迦于是涼臺壽陵並
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泊于大梁遺光粲盛夫法

身無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
化情志慷慨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金庾爲之生銘丁蘭
溫清竭誠木母目之變色魯陽迴戈向日返杞婦下淚而城崩斯
皆隱側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于剎杪慧
力感瑞于塔基慧受申誠于浮水僧慧顯證于移燈洪亮並忘形
于鑄像意獻皆盡命于伽藍法獻專志于牙骨竟陵爲之通感僧
護著抱于石城南平目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畿宋帝四
鑠而不成梁皇一治而形備妙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
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曰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
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曰智慧爲本智慧必曰福德爲
基譬猶鳥備二翼一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
助哉

高僧傳
十三

經師論

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已成、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已和聲、雖復歌讚爲殊、而並已協諸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于金石、則謂之已爲樂、讚法于管絃、則稱之已爲唄、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明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懷、諸天歡喜、是已般遮絃歌于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于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于宵夜、提婆、麗響于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于箏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于竿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已圓其工、激楚梁塵、無已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已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已詠梵文、則韻短

而辭長是故金言譯梵智無投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
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于是刪治瑞應本起
目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帛橋支籥
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有聲所存止一千而
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
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勤
嗟詠曲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于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
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目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
由昧乎聲旨莫已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已玄師梵唱赤
鷹愛而不移比上流響青鳥悅而忘翫雲憑動韻猶令象馬踴躍
僧辭折調尙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淺深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
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
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

已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已得入故經言已微妙音歌歎
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
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已全聲或分文已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
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拚
而藏曜百味滄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
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閒起擲盤舉平折放殺
游飛卻轉反聲嬌哢動韻則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
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
不擾濁而不蔽諒足已超曷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已娛耳聆
語可已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
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
梵音昔諸天讚唄皆已韻入絃管五眾既與俗違故宜已聲曲爲
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陝頌等因爲之製

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脩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下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瀝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高僧傳

唱導論

唱導者蓋已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循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至齊集輒自昇高座躬爲導首光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後

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墨穎等十有餘人竝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言警眾非辯則無言適時非才則言無可采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眾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確經論采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言人時如爲出家五眾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眾又能善說雖然故言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言八科成傳卻尋經道二伎雖于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入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眾專心叉指緘嘿余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

還脫用字

案高僧傳
作臨時抽
筆杖難解

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微昔因則如見往業覆當果則已示來
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感則澀泣含酸于是闔眾傾心舉堂
擗槍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
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散又使迎迫懷抱載盈戀慕當介
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目賞悟適時拔
邪立信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
無臨時捷辯必應遵舊本然才非己出嬰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
紕繆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
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此欲出頭臨抽造謬荆棘難辭
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語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聲咳示延時節列
席寒心觀徒啟齒施主失應時之福眾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
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
傳之謂耶

釋藏卷七高僧傳十三

高僧傳序錄

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君父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冲、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攷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二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啟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羣流之歸巨壑、眾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形聲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于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大化斯融、自尔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厯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

起羣英間出、迭有其人、眾家紀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遇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攷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珍冥詳記、彭城劉峻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大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傷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物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邪王中所撰僧史、意倡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眾、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卽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其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

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曰異俗
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曰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
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祿地理雜篇孤
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
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
又傷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日譯經二曰義
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
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去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或
汎漾洪波皆忘形徇道委命宏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
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彌暴日綏
請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宏讚毘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
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
曰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

稱美眾聖之所褒述及夫計聚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恆體始標大意類由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閒使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則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眾記今止刪在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于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曰高字其閒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讚論者意曰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
第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七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四

釋明微

明微俗姓夏吳郡錢塘人齊永明中受學僧祐隨出揚都任建初寺後往荊州天監初還都二宮供養

將卒上武帝表告辭

因果深明倚伏寄迫明微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閒豈復遺悵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微本出東荒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闊少年綢繆元覺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親奉御筵提攜法席且仁且訓備沐恩獎恆願舒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窮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特願陛下永劫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爲淨土勝

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日奉、值之慶、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
奉觀、惟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欲申心、心何肯
盡、不勝悲哀之誠、謹遣表日聞、續高僧傳八

釋寶唱

寶唱、俗姓岑、吳郡人、師事僧祐、齊建武中入闕、天監中還京、住
新安寺、又住莊嚴寺、有名僧傳三十卷、

經律異相序

如來應跡、投繇隨機、闡教兼被、龍鬼匪直、天人化啟、橋陳道終、須
跋文積、巨萬、簡累大千、自西徂東、羌難得而究也、若乃劉向校書、
玄言久蘊、漢明感夢、靈證彌彰、自茲厥後、翻譯相繼、三藏奧典、雖
已略周、九部雜言、通未區集、皇帝同契、等覺比德、偏知大弘、經教
並利、法俗廣延、博古、勿采遺文、于是散偶流章、往往復出、今之所
獲、蓋亦多矣、聖旨曰、爲像正浸、末信樂彌衰、文句浩漫、豈能該洽、

呂天監七年敕釋僧等備鈔眾典顯證深文按會神宗辭略意
曉于鑽求者已有大半之益但希有異相猶散眾篇難聞祕說未
加標顯又呂十五年敕寶唱鈔經律要事皆使呂類相從今覽者
易了又敕新安寺釋僧豪興皇寺釋法生等相助檢讀于是博綜
經籍搜采祕要上詢宸慮取則成規凡爲五十卷又目錄五卷分
爲五袞名爲經律異相將來學者可不勞而博矣

釋藏路一

名僧傳序

夫溪求寂滅者在于視聽之表攷乎心行者彌須丹青之工是知
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
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人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目外典
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無紀述玄宗
敬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
絕著述諸紀振發引要寶唱不斂豫班二落禮誦餘日拈拾遺漏

釋藏殿一續
高僧傳一

名僧傳後序

豈敢爲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

同上

比丘尼傳序

原夫貞心亢志奇操異節豈唯體率由于天真抑亦勵景行于仰止故曰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馬亦驥之乘斯則風列英徽流芳不絕者也是日握筆懷鉛之客將曰語厥方來比事記言之士庶其勸誠後世改雖欲忘言斯不可已也昔大覺應乎羅衛佛日顯于闍浮三界歸依四生向慕比丘尼之興發源于愛道登地證果仍世不絕列之法藏如日經天自拘尸滅影雙樹匿跡歲歷彈聯陵夷訛紊于是時澆信誘人或存亡微言興而復廢者不肖亂之也正法替而復隆者賢達維之也像法東流淨檢爲首繇載數百碩德係興善妙淨珪窮苦行之簡法辨僧果盡禪觀之妙至

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貞固妙相法令之弘震曠遠若此之流往往
閒出竝淵深岳峙金聲玉震實惟菽葉之貞榦季緒之四依也夫
年代推移清規稍遠英風將範于千載志事未集乎方冊每懷慨
歎其歲久矣始乃博采碑頌廣搜記集或訊之傳聞或訪之故老
詮敘始終爲之立傳起晉咸和訖梁普通凡六十五人不尚繁華
務存要實庶乎求解脫者勉思齊之德而寡見庸疏或有遺漏博
雅君子箴其闕焉釋藏功五

釋法雲

法雲俗姓周義興陽羨人住莊嚴寺天監中爲光禪寺大僧正
終大通初

上昭明太子啟請開講

釋法雲啟殿下呂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辨妙談出俗每一
往復闔筵心醉真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

而長無成業。選之濫吹聖明而識慙無退者。豈不願餐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猥蒙啟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重目祈聞。惟希甘露當開。用得永祛鄙吝。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懇懃謹啟。廣宏明集二十一

奉敕難范縝神滅論與王公朝貴書

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上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主上凝天照本。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既彰。榮懷留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崙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釋法雲呈。宏明集十續高僧傳六

上昭明太子啟請開講

釋法雲啟。殿下目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辨。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闔筵心醉。真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

而長無成業、蓬之濫吹聖明而識慙無退者、豈不願餐幽致、敢祈
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猥蒙荅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
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重已祈聞、唯希甘露當開、用得永
祛鄙吝、伏願四宏本誓、曲允三請、懇懃謹啟、廣宏明二十一

奉敕荅神滅論與沈約書

宏明集作與公王朝貴書

主上荅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
經已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上凝天照本、襲道赴機、垂荅臣下
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旣彰桀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悞、彼
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歔歔、同地風猷、共加宏贊也、續高僧傳六

釋智藏

智藏、本名淨藏、吳人、天監末、居鍾山開善寺、

辭會啟

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于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

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滅若復退一毫便不堪
自謀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世求名從閑自誕特是常人
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續高僧傳六

釋僧順

僧順未詳

案宏明集編于劉勰滅惑論後

釋三破論

十九條○本論道士假張融作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釋曰夫生生
之厚至于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匹矣是曰儒家云人莫不
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
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巨目生爲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
者無爲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
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間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
象耳者爭云象如簾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

不得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釋曰。夫聖貴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于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孳孳爲累最深。飢寒則生于盜賊。飽煖則發于驕奢。是已厲婦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侶已復更爲厲。凡夫之種若厲產焉。經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于俗韻。滯于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翦落爲難。所已就剃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卽彼無爲。髮膚之戀。尙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已遵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

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基、非恩之薄、所後頓伸
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
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于穿鑿、怯于尋旨、相
爲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釋曰、出家之人、尊
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
嘉令之言、呂太皇爲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儲后、臣厥父
于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爲浮圖、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
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儻來、卽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爲刑屠之
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慙德、仲雍剪髮文身、從容致化、遭子今
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侶而非、非而侶者、外書曰、仲尼爲聖人、內
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爲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

類亦何已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人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微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鼓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卽喪門也桑當爲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卽大乘門也煩想旣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爲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旃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旣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自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襁負佛經流布關輔詮旨異俗二名驗已境照雙寂

振無爲之高風、激玄流于未悟、所謂遺之至于無遺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曰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爲服凶胡。今中國人士、不曰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人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詠、蚊行喙息、咸受其賴、喘喘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盾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卽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已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敎、挺揚堯孔、至如沙法所沾、固助俗爲化、不待刑戮而自

道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次勅曰隆道破國之
文從何取說論云入家破家釋曰釋氏之訓入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備有六陸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
赤章咒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叩地不問親疏親相厭殺此
卽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釋曰夫身之爲累甚于桎梏老氏曰形骸爲糞土
釋迦曰三界爲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棄名利悟逆旅之難
常希寂滅之爲樂流俗之徒反此曰求全卽所謂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述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
天曾未數丈橫墜于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
奮飛者也驗滅亡于卽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調真高呼
曰米賊亦被夷戮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

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尙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侶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釋曰髮膚之解具于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尙不移術于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邪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目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

曰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間懷澹爾無寄塵垢
何能覺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櫓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禪或頭陀林野委身倏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
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于未萌濟蒼生于萬劫斯實
大丈夫之宏圖非吾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頌喙
三尺者雖言出于口終不曰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尺矣何多口
之爲累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釋曰無緣卽是緣無緣生有緣卽是
緣有緣起何曰知其然邪世有閨門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
識比上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
之所牽閨門頓至何其宜出一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
諸己而已矣子方永墜無閒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
反迷殊副所望

口當作何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二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眾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口呂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自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呂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漠無爲、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高下、邪嗟乎、外道籍我智慧、贊我神力、遂欲撓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于此也、

論云、道者氣釋曰、夫道之名、目理爲用、得其理也、則于道爲備、是

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己。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曰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爲生。散而爲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宏明集八

釋僧果

僧果。梁末龍光寺沙門。

高僧傳後記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

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爲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高僧傳

釋智愷

智愷揚州人梁末之嶺南

大乘起信論序

夫起信論者乃是至極大乘其深祕典開不如理緣起之義其旨淵弘寂而無相其用廣大寬廓無邊與凡聖爲依眾法之本曰其文深旨遠信者至微故于如來滅後六百餘年諸道亂興魔邪競扇于佛正法毀謗不停時有一高德沙門名曰馬鳴深契大乘窺盡法性大悲內融隨機應現愍物長迷故作斯論盛隆三寶重興佛日起信未久迴邪入正使大乘正典復顯于時緣起深理更彰于後代迷羣異見者捨執而歸依闍類偏情之黨棄著而臻湊自

昔已來久蘊西域無傳東夏者良已宣譯有時故前梁武皇帝遣
聘中天竺摩伽陀國取經并諸法師遇值三藏拘蘭難陀譯名真
諦其人少小博采備覽諸經然于大乘偏洞深遠時彼國王應卽
移遣法師苦辭不免便就泛舟與程曩及多侍從并送蘇合佛像
口而至末旬便值侯景侵擾法師秀采擁流含珠未吐慧日暫停
而欲還反遂屬下有值京邑英賢慧顯智韶智愷曇振慧早與假
黃鐵大將軍大保蕭公勃日大梁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
于衡州始興郡建興寺敬請法師收演大乘闡揚祕典示導迷徒
遂翻譯斯論一卷日明論旨立文二十卷大品立文四卷十二因
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傳語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執筆人智
愷等首尾二年方訖馬鳴冲旨更曜于時邪見之流伏從正化余
雖慨不見聖慶遇立旨美其幽宗戀愛無已不揆無聞聊由題記
儻遇智者賜垂改作

釋藏
邑九

釋曇斐

曇斐俗姓王會稽剡人住法華臺寺

合微密持經記

合微密持陀鄰尼總持三本

佛說無量門微密持經

佛說總持經二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

此經凡有四本二本並各二名一本三名備如後列其中文句參差或梵或漢音殊或隨義制語各有左右依義順文皆可符同所爲異處後列得法利三乘階級人數及動地雨華諸天妓樂供養多不悉備意所未詳一本一名無量門微密之持二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一本名行于世爲常舊本二本一名阿難陀目佉尼阿離陀羅尼二名疾使人民得一切智一本一名無端底門總持之行二名菩薩降卻諸魔堅固于一切智一本一名出生無量門

持二名一生補處道行三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本備明法利
及動地妓樂事四本皆各標前一名于經首第二第二三名不曰題
經也後舍利弗請名佛說名皆備如前列

出三藏記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七十四終

全梁文卷七十四

釋靈龜

十二